

WESTER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CLASSICS

西方新闻
传播学
经典文库

GETTING THE WHOLE STORY 新闻采写教程

如何挖掘完整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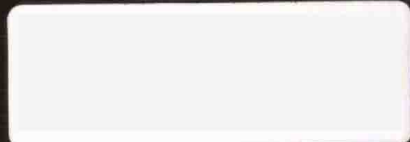
REPORTING AND WRITING THE NEWS

[美] 谢丽尔·吉布斯、汤姆·瓦霍沃 著

Cheryl Gibbs, Tom Warhover

姚清江 刘肇熙 译

新华出版社



四方新闻
传播学
经典文库

GETTING THE WHOLE STORY

新闻采写教程

如何挖掘完整的故事

REPORTING AND WRITING THE NEWS

【美】谢丽尔·吉布斯、汤姆·瓦霍沃 著

Cheryl Gibbs, Tom Warhover

姚清江 刘肇熙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采写教程：如何挖掘完整的故事 / (美) 吉布斯, (美) 瓦霍沃著;
姚清江, 刘肇熙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10

(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ISBN 7-5011-6817-2

I. 新… II. ①吉…②瓦…③姚…④刘… III. ①新闻采访②新闻写作
IV. G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6169 号

京权图字：01-2004-3973 号

Getting the Whole Story

by Cheryl Gibbs and Tom Warhaver

Copyright (c) 2002 The Guilford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uilford Publ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新闻采写教程：如何挖掘完整的故事

〔美〕谢丽尔·吉布斯 汤姆·瓦霍沃 著

姚清江 刘肇熙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0)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xinhupub.com>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北京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0.5 印张 480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一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817-2/G·2483 定价：56.00 元

WESTER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CLASSICS

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编委会成员

- | | | |
|-----|-----------|---------|
| 主 任 | 李良荣 | 复旦大学 |
| 副主任 | 郭 可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编 委 | (按姓名笔划排序) | |
| | 林 晖 | 上海财经大学 |
| | 陈昌凤 | 北京大学 |
| | 单 波 | 武汉大学 |
| | 胡正荣 | 北京广播学院 |
| | 段京肃 | 南京大学 |
| | 崔保国 | 清华大学 |
| | 蔡 雯 | 中国人民大学 |

美国新闻理论的第三次革命（代序）

——访汤姆·瓦霍沃副教授

（2004年2月3日）

刘肇熙 姚清江

清江：根据新闻学研究大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詹姆斯·凯里教授的说法，公共新闻思潮是美国新闻学继党派新闻学和以寻求社会信任为特征的现代新闻学以来的第三次革命性思潮。许多专家也指出，突出公共新闻学这种最新的新闻学思想，是你们这本教程的特点。请问，你们在最初构思本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考虑吗？

汤姆：是的。关于新闻学已经有一些教程出版，关于公共新闻学也已经有一些书出版。谢丽尔和我就决定，我们不是要写一本关于公共新闻学的书，而是要写一本深受公共新闻学启迪的书。因此，如果你想在本书中找一些关于公共新闻学的研究材料，里面几乎没有。你想找一个关于公共新闻学的简单定义，或者一些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这也不是一本合适的书。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本书几乎每一个句子、每一页、每一章，都受到我们对于新闻在健全社会中的作用、已经和应该发挥的功能的理解的影响。如果你阅读此书，你就会了解汤姆对于公共新闻学的理解，当然也就了解了汤姆对于新闻学的理解，因为我并不把这二者分开。我并不认为，这是公共新闻学，而那是常规新闻学。公共新闻学是我之为我的思想上的一个部分，是我对于新闻应该发挥什么功能的哲学观念。新闻不应被政府和任何利益集团控制，它应该帮助社区和健全社会的民主生活正常运转。

所以我们还可以履行传统新闻学观念赋予新闻的功能，还可以履行监督政府权力使之不被滥用的“看门狗”功能，还可以进行调查报道。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在为什么而工作。这就是我的基本想法。

清江：据我所知，你是最早在美国实践公共新闻学的记者之一。你在《（诺福克）弗吉尼亚人向导报》工作的时候，就领导着一个全美最早成立的公共生活报道小组。你能介绍一下你实践公共新闻学的情况吗？

汤姆：当我在《弗吉尼亚人向导报》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关注这种被称为“公共新闻学”的观念了。但在那张报纸的编辑部里，只有很少的人在努力向大家推展这种观念。那时候，我们对于公共新闻学的理解还有分歧，它还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了解的新东西。而在这里，在这所大学里，在《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我并没有需要刻意实践公共新闻学的感觉。我们做的一些小事情，比如提供一些实用信息以帮助公民们行动——今日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关于公民如何选举的信息（当我们谈话时，200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初选活动正在密苏里州进行——访者注）——创办一些互动的版面，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一些信息，并根据信息行动，就是公共新闻学理念的体现。我们刊登的所有东西都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我的想法就是要使《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办得离人们的生活更近。在大学的新闻采访和写作课堂上，我谈论的也是如何让报纸与人们的生活更近。

肇熙：你为什么选择了公共新闻学理念？

汤姆：我可以给你们讲个故事，而不用只是做说明吗？（肇熙答：当然可以。）1989年和1990年，我在一个城市的报纸做城市版主编。我们进行了一个大型系列调查报道，导致该市市长被捕并被定罪。但让人失望的是，我们感觉似乎只是在写一些政治领导人的事情，也只从其他政治领导人那里得到了反应。公众并没有真正参与，他们并没有真正产生“这是我们的市长；这是我们的事情”的感觉。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新闻报道，但是，事实上我却不敢确定自己的成功。在采访一些政治选举活动时，我发现人们有同样的感觉：嗯，这真是一个精巧的游戏，但是它是谁的游戏，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游戏？这个问题使我走到了自己职业生活该到的地方。但其他一些新闻编辑部的领导人却依然在困惑：我们为着什么做

新闻？这正是公共新闻学要解答的核心问题。它不是：新闻应该反对什么？而是：新闻为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引导我进入公共新闻学的思考领域，于是我们就创立了一个话题小组，按领域将专家们组织起来，使小组在探讨话题时更容易些。我们起初组织的是一个政府事务讨论小组，后来变成公共生活讨论小组，找了一批对同样的事情都很忧心的人们，从讨论中找到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

肇熙：那么新闻为的是什么？

汤姆：我仍然在寻找答案。但这个问题就回到我提到的关于新闻与健全社会民主生活的关系的那个基本观念上。我想，在几十年的经济改革成功之后，中国也许在一些时候会以一些方式探讨政治革新的话题。那么，很大程度上，这并不只能依靠政府。新闻在政治决策程序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那时候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清江：公共新闻学是如何在美国兴起的？

汤姆：与我个人的经历一样，这种思潮在美国的兴起，与人们对当前事物运转的方式有挫折感有关。它并不是从《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兴起的，而是先从一些地区性报纸中生长起来的。这些地区性小报既对新闻理念负责，又有责任促进本社区事情解决得更好，并真正认识到，过去解决事情的方式，并不永远就是事情应该被解决的方式。我们可以有所改变。

有一些机构，比如，非盈利性组织，开始探索它们自己在社会公众事务中的作用，探索他们自己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资助其他的组织。法庭系统也开始运作像家庭法庭这样的事务，采取按一个整体对待一个家庭的观念，而不只是简单采用犯罪—惩罚模式。于是，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许多潜在变化。我说是潜在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并不像越战时期的社会变化那样巨大。这是一种更加细微的变化。从一些关于美国社会变革的书中你能看到，发生变化的并不仅仅是新闻学。事实上，先是美国政治、社区组织、环保主义、社区健康、社会事务等发生变化，然后才出现了公共新闻学。

它只是许多变化中的一个。各种各样报社编辑部的领导人从自己的报道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成功是容易的事情，但失败才能真正让你学到东

西。这当然是指真正的失败，就是说你努力了但没有成功。如果你是因为懒惰而失败了，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公共新闻学的目标，让我们回去借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来加以说明，就是，如果公民对于事情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就必须为他们参加讨论提供信息。因此新闻不只是关于一些非常有能力的公民，或者关于一些伟大的知识的事情。它意味着：A、我们可以帮助公民自立自强；B、我们可以从一些不是政治、技术或文化精英的人们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和C、你可以更好地融入那些已经或正在学习新闻的人的大多数中去。

我头脑中有一个概念，叫“主动性孤立主义”，就是说，美国人已经退缩到一个主动性孤立主义的贝壳中去了。我的意思是，一般的公民已经抱着一种态度：嗯，我并不是对政治进程冷漠，但是我看不到自己能在哪里发挥什么作用，我不明白自己怎样才能产生影响，我看不到自己在体系或社区中的地位，因此我就只有回到自己的家中去。“冷漠”（这是一个被广泛用来形容美国民众，尤其是年轻民众不关心政治事务的词汇，但是汤姆对这个词的使用有不同看法——访者注）的意思就是你并不关心，你遇到了挫折。主动性孤立主义并不是冷漠，它指的是，如果我关心，但我在改变政治进程中却无能为力，我就不会做什么。

清江：公共新闻学和传统新闻学观念有什么不同？

汤姆：我总结了一张表，大致如下：

从9个角度看传统新闻学与公共新闻学的区别：

（1）传统新闻学：寻找坚定的站在问题两边的人们的意见。如果对于一个问题的意见，可以按从1到10的顺序排列的话，那传统新闻记者就会去寻找位于两端的第2种意见和第8种意见。

公共新闻学：寻找更温和的人们的意见，即意见序列中的第4种、第5种和第6种。

（2）传统新闻学：将事件放进政治或公共政策的语境中。譬如，将关于取消假释的新闻发布会当做关于假释争论的一部分来报道。

公共新闻学：将事件放进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语境中去。将假释争论放到人们对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关心的语境中去。

（3）传统新闻学：强调关于问题的冲突和公共争执。记者要求自己客

观看待报道对象，但是公众经常发现报道偏向某一方。

公共新闻学：强调观点的不同之处，展示为什么各方的立场都理由充分、立场坚定，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4) 传统新闻学：将专家当做最有知识价值的信息来源引用。

公共新闻学：将普通公民的观点当做与专家的有同样知识价值的信息加以引用，只是意见的关注点不同而已。认为专家只是在特定的公共政策方面有争论资格，而公民才有资格为政策设定一般性方向。

(5) 传统新闻学：寻找五个“W”，并写作报道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

公共新闻学：寻找五个“W”的目的有所不同：是为了强调投注者（指公民，因为他们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中都有利益关系。这是美国新闻界经常使用的一个比喻——访者注）在问题中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利益。

(6) 传统新闻学：将使用感性描写当做报道中的色彩，表现人们对于问题的感受。

公共新闻学：使用感性描写，以表现人们如何做出自己的决定，以刻画出解决问题的障碍所在。问人们：“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感受？”而不是：“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7) 传统新闻学：使用决策者的语气。“人们的观点”只是被用在报道中当做点缀。采访的时候，记者聆听别人的意见，只是为了寻找精彩的引语。

公共新闻学：使用受到问题影响的人们的语气。将“人们的观点”更好地整合在报道中，将原来在报道中经常为官员们预留的权威地位让给普通人。采访的时候，记者在寻找引语的同时，仔细聆听是为了理解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

(8) 传统新闻学：偶尔会有成功的报道，但更经常的是描绘那些利益受到公共政策损害的人们，比如没有福利保障的母亲们。

公共新闻学：努力持续关注人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认为问题可以解决，并且读者可以在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作用。努力表明大多数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不是了无希望。

(9) 传统新闻学：记者用其个人的判断来决定什么是最重要的。

公共新闻学：记者借助“一般公民”的帮助，以决定优先将自己的报道焦点放到哪一个对社区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上。

关于公共新闻学的争论之一是一种不相容选择观念：或者你做一个优秀的传统记者，或者你做一个公共新闻记者。很多人认为，我们只是社区或县（社区多指城镇，美国县的行政区域比城镇和城市大——访者注）里的一面镜子，对社区进行简单的反射。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记者确实反映了或应该反映他们所在社区的情况，但是用我过去的老板的话说：第一，我们应该“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地反映社区世界，这意味着你应该清楚树木的大小与森林的大小之间的关系；第二，反映社区意味着你反映了社区的整体，而不仅仅是社区里的一些机构、组织；第三，（在这一点上，镜子的比喻再也不起作用了。）许多情况下，媒体，特别是报纸，必须主导议程。如果你读读前十名获奖的调查报道就会发现，如果不是报纸选择去采写报道的话，这些事情似乎不可能提上社区的议程。这就不仅仅是反射了；报纸已经在发挥它的议程设置功能，完成其促使社区事务更加完美解决的使命了。社区里并不仅仅只有一个故事，是我们在选择报道这个故事而不是那个故事，或者其他的故事。

清江：据你所知，在美国之外有人在研究和实践公共新闻学吗？

汤姆：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书，但我实际上却不能读它，因为它是西班牙语写成的。这本书是作者送给我的，书名叫《公共新闻学思想》。该书作者研究公共新闻学至少已经有八年时间了。我对于她如何开始研究和实践公共新闻学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她在南美哥伦比亚的一所大学里教书，同时从事实际新闻工作。如果你对哥伦比亚有所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早期，记者不管支持什么观点，进行什么报道，都有被杀害的危险。

肇熙：你曾到过中国两次，对中国也有所了解。你认为公共新闻学观念能如何帮助中国的新闻实践？

汤姆：简捷的答案是：我不知道。长一点的答案是：我正在思考公共新闻学可以如何帮助中国。媒体如果只会转述政府的话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有公众的声音。在中国，真正让人感兴趣的，是新生媒体的兴起，和互联网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会是中國公共声音发展方面最大的事情。我高兴的

是，在像广州这样的地方，你能看到《广州日报》这样的官方报纸，已经开始培养一些与自己竞争的新生报纸。尽管这些报纸为《广州日报》这样的报纸所拥有，他们可以在报道方面比《广州日报》这样的报纸更宽松一些。我想，也许新闻的革新将在互联网和这种新生报纸之间探索，那对你们来说真是好的事情。

肇熙：如果你能对中国读者说几句话，你想说什么？

汤姆：（笑）我无法对所有中国的读者说话，就让我对你说吧。我希望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能意识到新闻的作用是什么，意识到新闻并不关注媒体挣了多少钱。它并不是为了利润，虽然我们可以赢得利润；它也不是为了娱乐，虽然我们也提供娱乐。它的作用是支持社区的民主生活正常运转。谢丽尔和我在书中提供了许多技术和技巧，但如果你只得到了这些采访、或做这样那样事情的技术和技巧，那我们的目的就没有达到。我们的希望是帮助年轻记者、有上进心的记者，甚至非新闻专业人士，反思自己为什么要从事新闻工作，并回答说：“因为它非常重要。”——我认为它确实非常非常重要——“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每天从事它。”

致 谢

应该说，只让我们两位的名字出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点不太公平。像报纸一样，一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集体贡献。任何一位写过书的人都能向您证明这一点。

例如，如果不是杰伊·罗森建议我们与吉尔福特出版社联系并告诉他们我们出书的想法，您现在就不可能读到这本书。再如，如果没有丛书编辑西奥多·L. 格拉瑟和吉尔福特出版社前总编辑彼得·威苏克尔，您也不可能读到这本书。他们两位知道为什么和如何帮助我们在这本书写得与其他关于新闻报道方法的大部头迥然不同，并激励我们将这些不同之处处理得更丰富，更有意义。

我们也相信，如果吉尔福特出版社现任总编辑克里斯托·霍金斯和文字编辑威廉·迈耶尔不在写作和出版过程的不同阶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推动我们，您也不会读到本书——至少现在还不会。作为记者，我们习惯了每天参与相当于出版一本书的工作，看到真正出版一本书要花这么长时间，既受挫折，又觉富足。我们感谢克里斯托、威廉和吉尔福特出版社其他那些一直帮助我们的好心人。

我们还要感谢的，有十几位人士。他们教化和引导我们，在我们各自的报社内与我们一起试验并激励我们，影响了我们作为记者的思维模式。没有他们，本书怕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他们中许多人是记者和新闻学教师，我们在书中引用了他们的作品。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要比我们引来的简单文段多很多。因此，如果您也为书中摘引的他们的

观点所激动，我们希望您能像我们一样找到他们更多的作品来读。我们并特别向您推荐以下这些人士写作的几乎任何东西：新闻记者戴维斯·“布兹”·迈里特和科尔·坎贝尔，新闻学教育者杰伊·罗森、吉姆·凯里、埃德·兰贝斯、西奥多·L. 格拉瑟、罗伊·彼得·克拉克、里尤·弗里德兰和菲尔·迈耶尔。

我们同样对我们从别人那儿得到的精神激励和支持深表感谢，如：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地区的查尔斯·F. 凯特琳基金会的戴维·马休和埃德·阿伦，在凯特琳基金会工作的“公众生活与媒体”研究项目主管里莎·奥斯汀，以及皮尤公共新闻研究中心的简·沙弗。

还有其他一些人对书稿也有帮助，他们是：

休·莫弗根。如果他被批准退休，他将在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被深深怀念。他用数月时间对本书第一稿进行了仔细梳理，并给了我们丰富的反馈。没有语言能充分表达我们对他的谢意。

编辑斯蒂夫·史密斯和从编辑转为维权人士的丹尼斯·弗伦。他们在书稿写作初期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常常伴随着许多幽默。由记者转为教师的凯茜·坎贝尔把本书的许多章节在她的学生中试讲，并与我们分享了她关于这些章节中哪些效果好而哪些效果不大的深刻见解。

艾尔哈姆学院新闻系的学生们。数年来，他们阅读了这部手稿反复修改的样本的复印件。从学生身上发现编辑潜能真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这些学生发现老师的手稿中的错别字就难掩兴奋，或者——有的冒冒失失，而有的小心翼翼——甚至会给教授提出关于如何改进教授作品的建议。阿莱克斯·戴维、安·伊丽莎白·迪伦、萨拉·杰恩金斯、杰森·郎、乔·琼斯、兰吉特·乔斯、布尔克·约瑟琳、埃里克·卡彭加、丹尼尔·格兰因、戴文·考伯恩、撒拉·汉普顿、阿里尔·赫恩、里夫·里德、阿莱克斯·迈耶尔、莱尼尔·米勒、杰拉德·斯皮尔斯、莱恩珀特尔-麦克维和宜拉·古莱维克都是曾展示了这样才华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现在作为在职新闻工作者，正在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编辑才能。

《（诺福克）弗吉尼亚人向导报》、里士满（印地安纳）《帕拉底姆消息》和《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的记者们。他们慷慨地帮助我们搜集照片，准许我们使用，并为出版做准备。要特别感谢《弗吉尼亚人向导报》

的德鲁·威尔森和南希·杨，德鲁贡献了好几张照片，而当我们陷入困境时，南希给了我们反馈和书面建议。

艾尔哈姆学院为我们提供了旅行基金，使我们能在瓦霍沃家楼下的办公室兼游乐室里，用两周时间一起写作和编辑书稿。他们那栋房子位于阿沃特班克斯，非常漂亮。

我们也向各自的配偶和家人致以深深的感谢：

特里·瓦霍沃对于书稿的支持和热心是非凡的，而她先生的书稿合作者也非常感谢她的善解人意和关怀体贴（这尤其体现在，当她得知一个计算机软件的升级弄丢了我们两周的工作成果时，她送来的“解除痛苦”润肤液上）。扎赫·瓦霍沃和梅根·瓦霍沃因为爸爸在写一本书的兴奋一直感染着我们。特里的妈妈，杰奎琳·图克尔，几乎会使任何一个校对汗颜。在我们的书进入冲刺阶段时，图克尔家的其他人证明这一能力在这个家庭代代相传。

谢丽尔的先生，麦基·怀特，也是一样的支持和热情。而且，当我们似乎面临一个危机，即书中的电子版插图质量出现问题时，麦基辛苦地清查出许多问题，并想办法一个一个解决。谢丽尔的妹妹凯瑟琳·吉德尼，也是一位记者，帮我们找来了故事做例子。

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朋友。他们在我们对这本书一会儿热情一会儿气恼时，一直在周围支持我们，而且在我们又一次面临截稿时间而拒绝了許多社交活动时原谅了我们。我们现在期望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们在一起。

我们也一样感谢您，阅读或者在课堂上使用本书的人们。我们希望您会觉得这本书相对于其他注重技巧的教科书是一个有价值的选择。如果您有关于本书的任何的反馈，我们将非常乐于接受。

谢丽尔·吉布斯（艾尔哈姆学院）

汤姆·瓦霍沃（密苏里大学）

绪 论

□致学生

你在修新闻学的课程。也许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你想成为新闻工作者，报道每天的重大新闻，报道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件或者有趣的人——譬如说总统，或者你喜欢的唱片艺术家（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是因为你喜欢写作，而且你在考虑把从事新闻作为将文学或哲学学位运用于“现实世界”的途径。也许你想从事商业集团或非盈利组织的公关业务。或者也许你就是想更多地了解媒体的运作。

新闻是一个极富吸引力且回报甚丰的工作。我已经在日报当了12年的记者和编辑，而且我深爱这份工作。我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情了解这么多，使我真正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得其所哉。我采访过成百上千的人物，从市长到电影明星到杀人犯。我写过成功、失败、凯旋、悲剧、欢欣的场面、不可思议的巧合以及极端的堕落。我一直觉得我的工作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化——并且经常发现确实如此。过去七年从事新闻学教育使我更加坚信这一领域的非凡价值，因为从我的学生那里，我了解到那些了不起的新闻工作者如何影响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和看法。

现在，我仍然在报社工作，因为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可以与报社里的那种兴奋相比。在那里，你可以最先获悉突发事件；可以经历在绝妙的、不可避免的截稿冲刺中编辑信息的挑战；而且当看到别人在读赶着按时出版的报纸上在最后紧张时刻临时写的按语时，你常常会笑起来。

如果你已经为你的高中或大学的校报写过报道，你多半对这种兴奋有所了解。也许你还记得，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学生冲进新闻学的课堂，报告学校改变了着装限制或不受学生欢迎的保安制度的新闻；或者，也许，当你和你的编辑一天深夜在报社审阅你的一篇特别报道的终样时，你开玩笑说比比谁手里的样稿上的比萨饼印渍排列得最有艺术性。（美国的报社里，如果员工工作到深夜，大家常常喜欢叫比萨饼的外卖作夜宵。——译注）

不过如果你还没有任何新闻工作的经验，而且比萨夜宵的诱惑不足以说服你从事新闻的生活将会很美妙，那么也许下面的这些事实会激发你去试一试：

- 没有哪两天是相似的——极少听到新闻从业者说他们感到工作乏味。

- 新闻从业者在不断地获取新知。每一次采访都是学习新东西的机会，而且常常是关于你一无所知的话题或领域。你也可以对你生活的社区、那里的居民以及日常发生的事了解到很多。你知道哪些商店要开张或者关门大吉，什么样的活动会很有意思，以及社区里的哪些发展会影响你和你所关心的人们。

- 大部分的记者有相当的自由掌控的时间，只要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并且让编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到报社。极少有记者上朝九晚五的班。他们的工作时间通常是固定日程和浮动时间的结合。比如，作为一个记者，你可能被安排在星期一去采访一整天的会议，在当晚写一些相关报道。接着在周二和周三工作八小时，加上周四的一个半天，写关于这个会议的特写或后续报道。你可以在周五有一整天的空闲，去帮你最好的朋友搬家，然后周六从早上10点工作到下午7点。（一些报社的记者轮流在周末值班，所以这样的日程安排很合理。）

- 你几乎一定会跟很多有意思的人一起工作。看到人的弱点，天天同出同进，在截稿时间的压力下工作，这些会使得哪怕是最严肃的记者也能冒出诙谐妙语。

- 你写得越多，写作——以及打字——就变得越快、越容易。想想看：如果你的工作是每天在截稿压力下写八个小时的新闻，你难道不觉得

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写得快很多吗？如果你之后决定去读研究生，新闻工作者的经历会使你写作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容易很多。而且或许你已经注意到有多少书都出自有日报工作经验的人之手。

• 你在新闻工作中获得的技能——采访，研究，写作，编辑，平面设计以及图表绘制——都可以被带到其他领域。在这个职业经常变换的时代，从事过任何一种新闻形式——无论是印刷媒体、广播电视或在线新闻——的工作都将给予你能用于其他媒体或职业的技能。

如果所有这些对你来说有益，那么你选对了课。如果你不是很确定，你也可能上对了课，因为作为一个媒体的消费者，你将学习的东西会帮助你理解什么是好的新闻以及如何企及；而作为一个公民，这门课会帮助你了解媒体的运作，以备你的不时之需，比如万一你什么时候想给编辑写信或提建议，说说你认为记者应该报道什么以及怎么报道，或者要求新闻工作者帮你得到你所关心的事件或组织的消息。

不要弄混了：新闻的职业生涯不是人人皆宜。如果你喜欢固定和常规，从事新闻有时候混乱的工作时间可能会考验你的理智。如果你为你文章中的每个字都下了苦工以致你无法容忍文章会被编辑，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很难适应记者的生活。并且，如果你很喜欢写长篇的学术论文，你可能会觉得新闻的对话风格和长度限制难以接受。

但是新闻学课程是另外一回事。作为一个公民，了解新闻工作者在民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捍卫言论自由，理解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评判一个新闻报道是否准确、客观和公正，以及明白新闻工作者的诸多选择——采访谁，采纳什么样的事实和言论，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新闻结构——可以形成我们对周围发生事物的理解，所有这些都非常重要。

总有一些领域是值得去了解的，无论你追求什么样的职业生涯。

□致教师（包括在编辑部教授新闻的编辑）

没错，这是又一本关于新闻报道的入门教材。如果你在课堂上或者编辑部教授新闻，你很可能已经读过几十本这样的教材，并且正在找一本真正合适的。也许，这正是为什么你在读这本书的原因。